

帝王师

张居正

他为了取信皇帝而勾结太监，为了稳固边疆而大收贿赂，为了力推改革而独裁擅权。

翻开本书，领略帝王师张居正如何用最偏执的手段实现最神圣的理想。

度阴山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

帝王师 张居正

一生坚持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者

度阴山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帝王师:张居正/度阴山著. — 南京: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594-0048-2

I. ①帝… II. ①度… III. ①张居正 (1525-1582)
—传记 IV. ①K827=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1353 号

书 名 帝王师:张居正

著 者 度阴山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沈 骏 计双羽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x 1000mm 1/16

印 张 21.5

字 数 366 千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048-2

定 价 42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部：首辅之路 / 1

- 第一章：神童 / 3
- 第二章：严嵩还是徐阶 / 15
- 第三章：徐阶的时代 / 33
- 第四章：弱肉强食的内阁 / 49
- 第五章：俺答封贡 / 73
- 第六章：拯救徐阶 / 86
- 第七章：首辅张居正 / 100

第二部：拯救帝国 / 115

- 第一章：大调整 / 117
- 第二章：考成法：集权的第一步 / 133
- 第三章：盗者必获，获者必诛 / 149
- 第四章：整顿驿递 / 169
- 第五章：用人之道 / 181
- 第六章：刘台事件 / 197
- 第七章：义无反顾 / 219

第三部：巅峰之后 / 229

第一章：不许孝 / 231

第二章：身在老家心在京 / 251

第三章：与天下士绅战 / 271

第四章：与天下公知战 / 280

第五章：钱！钱！钱！ / 292

第六章：不许辞职 / 306

第七章：结局 / 319

第一部：首辅之路

从“白圭”到“居正”

1536年阴历三月十五，世界上最温暖的春风吹进湖北荆州知府府衙，考生们顿感心旷神怡。这天是明政府科举考试第一级童试考试日。知府李士翱贪婪地嗅了一丝清风，翻开花名册，开始点名。

第一个考生叫“张白圭”，当他站到李士翱眼前时，李大人如被电击，顿时呆若木鸡。在场所有人都不能否认，张白圭是个俊俏少年，剑眉星目，唇红齿白。但堂堂知府，对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目瞪口呆，实在有失体统。随从适时的咳嗽，才把李大人从愣神中唤醒。他急忙用一声干咳掩饰刚才的失态。

点名完毕，考生进入考场，李士翱走后堂，满脸的若有所思。随从跟上来，轻声问道：“大人和那张白圭是否相识？”

李士翱摇了摇头，突然激动起来，双手颤抖地说：“这事极为怪异。我昨夜做了一梦，梦到天神给我一枚印和一张画像，让我把印交给画像里的人。你猜怎么着？那张白圭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！”

随从立即现出惊讶之色，说道：“大人您这梦不是常人能理解的。由梦可知，这张白圭大概非同凡响！”

李士翱点头，心想：“科考前晚做了这样的梦，老天应该是告诉我，这张白圭命中注定要金榜题名。”

考试结束后，李士翱迫不及待地审阅了张白圭的考卷。与其说是审阅，不

如说是欣赏。张白圭的文章观点独到，叙述流畅，旁征博引，如黄河滔滔，飞流而下。李士翱看得是眉飞色舞，拍案叫好。

他找来张白圭，一见其英俊面庞，再想到其文章，真是文如其人，于是越发欢喜，谈起话来毫无官架子，平易近人。

两人畅谈许久。李士翱认定，昨夜之梦正是天神的指令，他没有任何理由不让那个梦成真。在把张白圭取为头名后，他高瞻远瞩道：“你前途无量，将来必是‘帝王师’级的人物，不过你的名字‘白圭’与你的才华及以后的名声都极不相配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你看可否？”

张白圭以探寻的目光看着李士翱。

李士翱胸有成竹道：“我给你把名字改了，就叫‘居正’，张居正！”

知府大人赏脸为自己改名，这是平民张白圭的无上荣耀，他一定要给知府大人这个脸。所以，张白圭在十二岁那年就变成了张居正。众所周知，多年之后，这个名字响彻大明帝国，并千古流芳。

独乐不如众乐，好东西要和别人分享，这是李士翱的价值观。张居正走后，他派人请来湖北学政田頔。田頔是当时中国四大才子之一，神童出身。他在湖北主管科举多年，见过不少神童。因见多识广，所以当李士翱把张居正的考卷拿给他看时，他虽被文章的思想气势打动，可脸上并无激动之色。

放下张居正的考卷，他不冷不热地用看似专业的角度做了一番评价：“这孩子的思想倒是大中至正，但文采上还有所欠缺。”最后他又做了补充，“单凭考卷，看不出非凡才学来，因为考试耗时长，每个人都有思考的余地；倘若他在现场也能发挥得如此凌厉精准，那我就认定他是奇才。”

如果不是要顾及读书人的形象，李士翱肯定敞开热血的胸怀，拍着胸脯打包票。他迫不及待地把张居正带到田頔面前。田頔一见张居正俊美的相貌，立即生起双倍的好感，这就叫眼缘——这种心理现象很难解释，但它的确存在。

他柔和地问张居正：“可会即兴文章吗？”

张居正回答：“请大人命题。”

田頔梳理着胡子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李大人说你是奇童，那就写一篇《南郡奇童赋》如何？”

按张居正沉稳的性格，每临一事，都会沉思许久，可这是现场发挥，所以他径直来到桌前，铺纸，磨墨，提笔便写，下笔如有神，片刻工夫，一篇赋就展现在田学政面前。田頔一面看一面称赞，看到最后脸上泛着红光，激动地叫起来：“神童！天才！”

李士翱和田頊对张居正的推崇，并非雪中送炭，而是锦上添花。其实，张居正在江陵早有美名。据江陵人说，张居正两岁时就认识了《孟子》中“王曰”二字，三岁开始读儒家经典，七岁时就对儒家经典有了自己的看法。加上过目不忘，能诗善赋，他在江陵已成小名人。

既是小名人，又被两个大名人夸张地推崇，张居正的名字迅速传遍荆州。这就是口碑的力量，它出神入化，能让人一夜成名，能让人的名气一日千里、再上层楼。

没有人怀疑，明年的乡试，张居正必高居榜首。尤其是一个官场家伙的到来，更让人对此深信不疑。

这个官场家伙就是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。

贵人顾璘

人生在世，欲创建事业，除了个人奋斗外，非有贵人相助不可。合格的贵人是梯子，能把你送上高处；出色的贵人是灯塔，能为你照亮前程；而伟大的贵人则是你的心灵导师，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你的灵魂锻造得异常强大。顾璘就是张居正最伟大的贵人。

顾璘才气逼人，在政坛、文坛、艺坛，只要是人类所能想到的“坛”，都有他的一席之地。所以走到哪里，顾璘都是焦点。不过，正如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，顾璘有政声，却没多少值得一提的政绩。由此我们可以断定，道德声望和能力没有必然联系。若干年后，有人回溯顾璘的人生，唯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他慧眼识张居正。

1536年秋天，顾璘正在武昌城编辑湖北各地优秀文人的诗歌。其中有一首诗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首诗虽然用词稚嫩，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了不同寻常的情怀。

诗名为《题竹》：

绿遍潇湘外，
疏林玉露寒，
凤毛丛劲节，
只上尽头竿。

顾璘对这首诗极感兴趣，叫来负责采诗的人，问诗作者的情况。采诗人看了看作者姓名说：“这首诗是在江陵采的，作者好像是秀才，在私塾教书。”顾璘已经站起来，说：“走！我们去江陵。”

顾璘和他的助手去江陵找张居正，但路子不对。张居正只是童生，他们却到秀才堆里去找；张居正只有十二岁，他们却到二十岁以上的人群里去找。所以他们找了很久，也未找到《题竹》的作者张居正。顾璘的助手想借助政府，顾璘制止说：“咱们是寻访名士，政府那群办事人员吆五喝六，吓跑了名士怎么办？”

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几天后，顾璘终于打探到了张居正的住所。那是一所学校，张居正正在那里温习功课，准备明年的乡试。顾璘有失大家风范地跑进学校，询问张居正是谁。

有人指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对他说：“他就是张居正。”

见张居正年轻得一塌糊涂，又一表人才，加之英气勃发，顾璘内心狂喜。正如去相亲，早就知道相亲对象很漂亮，可一相见，不但非常漂亮，而且非常年轻，这足以让人大喜过望。他拉起张居正的手，拿出那首诗，亲切地问道：“诗作可是你的？”

张居正扫了一眼那首诗，想起几个月前的一件事。那天，有人自称是政府采诗者，要他的老师写诗。他的老师写完后，就让他也写了一首，当时写的正是这首《题竹》。

他承认这首诗是自己作的，只是不知道眼前这位气质优雅、举止不凡的人是谁，又是什么目的。顾璘主动介绍自己说：“我是湖广巡抚，此次来江陵，专为这首诗的作者。”

张居正那时还不知道顾璘的身份，如果他知道，肯定会受宠若惊。堂堂文坛领袖、封疆大吏会为了个孩子，从武昌跋涉到江陵，无论是谁得此荣耀，都会诚惶诚恐、激动万分。

顾璘先评价张居正的诗作：“文采虽不出类拔萃，但在你这样的年纪已是难能可贵，最动人的地方是你的念头：‘只上尽头竿。’有想法，有魄力，有情怀。”然后是面试，“我有一上联，你能对出下联否？”

张居正恭敬地说：“请大人出上联。”

顾璘沉吟片刻：“玉帝行师雷鼓旗云作队雨箭风刀。”

张居正马上应道：“嫦娥织锦星经宿纬为梭天机地轴。”

顾璘大喜，说：“国士非你莫属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们就做个忘年交吧。”

张居正年纪虽小，又不是官场中人，可这点忌讳还是有的，哪里有一介草民和堂堂巡抚大人结交朋友的道理，于是百般推辞。顾璘坚决要行使自己的意志，甚至用上了官老爷的威严，张居正没有办法，只好结交。

张居正当时才十二岁，就已惊到顾璘这样的人。十二岁的年纪，不眠不休，能读多少书？由此可知，才华这玩意儿就是老天爷赏饭吃，后天通过努力可能会得到，但远不如老天爷赏赐的厚重！

惊动顾璘，是张居正一生的转折点，只不过这转折点，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。

贵人的“阴谋”

1537年阴历八月初，张居正到湖广省会武昌参加乡试。离开江陵前，他的家人已准备好了欢庆宴，如同张居正已金榜题名。这怪不得张家人世俗，因为整个江陵都知道，张居正和湖广巡抚顾璘是忘年交，而且张居正的确肚里有货，金榜题名自是唾手可得。

张居正本人也胸有成竹，认为高中乡试不过是探囊取物。他还年轻，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生活哲理：你想到事，永不会发生；而发生的事，往往是你没想过的。

张居正到武昌，顾璘请他吃饭。张居正始终保持着温文尔雅、不卑不亢的态度。顾璘喜欢这样的年轻人，唯深沉者才有大略，才可成大材。恃才傲物，宠辱皆惊的人是浅碟子，遗憾的是，世界上多是这种人。正因为这种人太多，所以顾璘才更加喜欢张居正。

宴会进行到高潮，顾璘指着张居正，向桌上几个亲信官员隆重地介绍道：“这是将相才，我在芸芸众生中一眼发现了他。你们可擦拭双眼旁观，若干年之后，他的成就不可限量！”对顾璘的未卜先知，众人唯唯应对。

顾璘不理睬他们，站起身解下腰间的犀带，双手郑重其事地托着递给张居正。桌上一名官员大惊失色，慌忙站起来说：“大人，这可使不得。”

顾璘的犀带为朝廷所赐，看着是犀带，其实是权力的象征。明政府按官员官职的高低赐予不同的腰带，相当于今天军官的肩章，从来没见过军官把自己的肩章送人的。顾璘毫不在乎，对诚惶诚恐站起来的张居正说：“你暂时先围着

它吧，它是圈不住你的，因为你注定是要围玉腰带的人。”

按朝廷礼制，玉腰带比犀腰带品级高。面对这种无所顾忌的推崇、期望以及对张居正命运的判断，纵然是沉稳如山的人也难免会万分激动。张居正去接腰带时，双手不禁颤抖。

“居正小友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”顾璘笑眯眯地看着张居正。

张居正刚才的心绪还未平复，又被这句话激起胸中千层浪，他慌忙站起来，有些失态地说：“这可真是折煞我了，您怎么能求我呢？我能办到，绝不含糊。”

陪吃的几位官员也是惊愕万分，一省巡抚，居然有求于一布衣，怪事年年有，可自从顾璘遇上张居正后，今年就特别多。

顾璘向屏障后叫了一声，一个和张居正年纪相仿的少年走出来。顾璘指着那名少年对张居正说：“这是我儿。”又向那名少年指着张居正说，“这是张居正，他年必是朝廷栋梁。”再转回张居正，“希望你将来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对我儿多多关照。”

张居正根本不敢预测多年之后的命运，但对顾璘的知遇之恩却感激涕零，他说：“他年我若真如您所料，必将如您所愿，绝不推诿。”

陪吃的几位官员心中疑惑不已，张居正的文才，他们看得出，因为他们看过张居正的诗歌文章，但他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张居正会有如顾璘那样推崇的前途。

张居正离开后，他们把这疑惑说给顾璘听，顾璘笑了笑，说：“文如其人，张居正的文章和诗歌思想深邃，思想深邃则能看得远、看得深；他的性格刚毅深沉，刚毅深沉则能坚持信仰、忍辱负重；他的言谈举止中透露着多谋善断。这就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基本特征，如果他这样的人不能出头，那就是苍天作弄我们，让我们空欢喜一场。”

几位官员听顾璘说得如此有理有据，急忙附会道：“看来这次乡试，张居正必是头一名了。”

顾璘沉思，许久才露出了“老谋深算”的一笑，说：“世间事虽有命运注定的大路，但期间也该有些曲折吧。”

这恍恍惚惚的话，没人能听懂，顾璘也没有再说下去。顾璘想说而未说的话，在乡试前一天晚上说了出来。倾听者是一位姓冯的御史，也是此次湖北乡试的主监考官。

顾璘在办公室接见冯御史，开门见山道：“想请你帮个忙。”

冯御史是个伶俐的人，立即回道：“您放心，即使您不关照，在下也知道您和张居正的关系。况且，就是没有您这层关系，张居正靠自己的实力，金榜题名也不在话下。”

顾璘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换了个话题，突然发问：“依你看，张居正是不是人才？”

冯御史脱口而出：“他这样的年纪，能有那么深邃的思想，岂止是人才，简直是天底下第一等大才。”

顾璘点头。

冯御史顺手拍了一个马屁：“您看上的人，怎么可能不是人才！”

顾璘没有理会这个马屁，继续问：“这样的人才，是不是希望他能成为国家栋梁，为天下苍生做点事？”

冯御史郑重其事地点头道：“为朝廷发掘人才，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我觉得，张居正有这样的资质。”

顾璘再问：“如果是你，该如何对待张居正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”冯御史脱口而出，“当然是要他高中，为他打开进士考试的大门啊。”

顾璘闭上眼睛，用力地摇头，说了两个字：“错了！”

冯御史“呃”了一声，像是被噎到一样：“您说什么？错了？”

顾璘慢慢睁开眼，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你知道孟子那段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’的话吧？”

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这段话都能倒背如流，冯御史自然也不例外。但他知道顾璘不会说废话，便等待顾璘的点拨。

顾璘说：“要锻造一个不世出的人才，谈何容易？头等重要的就是‘苦其心志’，也就是锻造其强大的内心，内心强大的人才是真强大。”

冯御史听出了点门道，可思维仍然不清晰，便继续等着顾璘的明示。顾璘决心不绕弯子了：“张居正现在还年轻，要他提前进入朝廷，也不是不可。但他太顺了，太顺的人一旦经历难事，就会手足无措。不如趁他年轻，让他受点挫折。一来让他明白，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；二来也能让他趁年轻多读点书，涵养心性。等到才具老练，将来的发展才不可限量。”

冯御史似乎明白了顾璘的意思，但又觉得不可思议，怀疑自己理解错了，便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您是说，要张居正落榜？”

顾璘发出两声“咯咯”的笑：“这是您监考官的事，一切还请您斟酌。”

冯御史哑然失笑，顾璘不愧是官场老手，居然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他。官员干涉科举是有罪的，但那是在场面上说，私下里就合理合法了。

冯御史突然想到什么，问：“张居正倘若知道此事，恨你，如何？”

顾璘坦荡地笑起来：“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，别人怎么想，那就是别人的事了。纵然他现在想不开，几年后也会茅塞顿开，理解我的苦心。”

“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”冯御史望向窗外漆黑的天，“请您尽管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顾璘和冯御史在武昌巡抚衙门谈话时，张居正正走在武昌城沉睡的大街上，畅想着前途。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此次科举的命运已经注定。

不知金榜梦已破的他在大街上转了许久，回到暂居地后，胸有成竹地上床高卧。

良璧需多磨

正如冯御史所说，即使没有顾璘的关照，张居正凭自己就能金榜题名。审核试卷时，主考官之一的湖广按察佥事（司法部）陈束对张居正的试卷大加赞赏，决定录取。

冯御史阻拦，并把顾璘的话传达给陈束。陈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，对顾璘的“特意关照”很不以为然。他说：“顾大人的话是有道理，可压着一个人不让他起来，这恐怕要受良心谴责吧！”

冯御史在道理上说不过陈束，但碍于顾璘的官位，陈束只好同意。

于是，张居正落榜了。

张居正从榜单上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，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，但却未形于色。如果当时你在大街上遇到他，可能丝毫看不出，这就是那位注定金榜题名却最终名落孙山的荆州神童张居正。

离开武昌回江陵前，他去拜见顾璘。顾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告诉了张居正，然后等着他的反应。张居正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对顾璘说：“您这样做，肯定有您的理由。”

这句话，更让顾璘加深了对张居正的印象。金榜题名是每个读书人都日思夜想的事，如果能力不济落榜，只能苦闷；可如果能力很强，却被人为地硬生生压下，苦闷之外就难免带些愤恨了。可张居正并没有表现出来，这正说明了

他内心已开始变得强大，这是他在日后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笑到最后的终极武器。

临行前，顾璘送了他一句诗：“他山有砺石，良璧愈晶莹。”顾璘叮嘱张居正：“一块良璧，如果用砺石多磨一段时间，就会更加晶莹灿烂。”

良璧需要多磨，张居正这块“良璧”在老家磨了三年，渐渐地从心底对顾璘产生感激。早三年和晚三年，对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，时间上没有多大区别，但若经过磨砺，那便是天壤之别了。

锻炼心智，靠时间，靠对挫折的反省和最终的体悟。三年后的1540年，张居正在乡试中脱颖而出。正如三年前一样，张居正毫无激动之情。

他跑去安陆见顾璘，顾璘对他说：“古人云‘大器晚成’，其实这说的是中材。你肯定不是中材，所以成名甚早。三年前，我让人故意不录取你，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本心。我是希望你有远大的抱负，做伊尹、颜渊那样国家的辅佐之材，不要只做个年少成名的秀才。现在，你已是举人，将来必为进士，但道路坎坷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心中非要有一根理想的巨柱不可。这巨柱不能倒，非但不能倒，还要常常加固它，让它永远矗立在你心中。”

张居正流下感动的泪水，对顾璘说：“您对我的知遇之恩，和对我的一片苦心，我终生不忘，我把您的话牢记在心，绝不辜负您的期望。”

五年后，顾璘去世，张居正万分悲痛。可以说，没有顾璘这位伟大贵人的一片苦心，恐怕就没有日后那个流芳百世的张居正。

三年的磨砺够吗？对平庸者而言或许够了。但张居正认为三十年也不够，因为他磨砺的是心，心不定，任何磨砺都会适得其反。

磨砺本心，是一生的事业！

榜样惹来的灾祸

1540年秋末，张居正高中举人后回老家江陵，张家人欢天喜地。而正应了那句让人恨之入骨的格言：乐极生悲——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去世，死因是酒精中毒。张镇为什么会死，原因就出在张居正身上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张居正中秀才那年，住在荆州城里的辽王朱致格得了重病，一命呜呼。他的儿子朱宪爝因为只有十二岁，不能马上继承王爵，所以，王府大权都集中在朱致格的老婆毛女士手中。毛女士有才干，有见解，见朱宪

熿整日吊儿郎当，担心以后难当大任，于是就想以榜样的力量让他改邪归正。榜样不必塑造，也不必千里寻找，荆州城里就有一位榜样。自然，他就是神童张居正。

找张居正，不用她出王府，她只需要下个命令便可，因为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就在辽王府里当护卫。

张居正到来后，毛女士要张居正坐了上首的位置，而让朱宪熿坐了下首。显然，这与当时礼制不符。毛女士又不是村姑，这点道理还是懂的。她故意这样做，只是想让朱宪熿明白一件事。她对朱宪熿说：“你如果再不上进，将来有一天，你就永远会坐在他的下首。”

朱宪熿听了这话，脸色难看，一股对张居正嫉妒和愤懑之情油然而生，但他是个阴鸷的小人，所以隐忍未发。

毛女士接着说：“古圣人讲‘见贤思齐’，你就该和张居正这样的人多来往，学习人家的长处，规避自己的短处。唯如此，将来才能有出息。”

朱宪熿连连点头，认为老母字字珠玑，不能不听。所以饭局之后，他和张居正就成了表面上的好友，而其心里却深藏了对张居正的嫉恨。

毛女士精明干练，但她不明白，榜样是否能发挥正面力量，取决于当事人。当事人内心卑微，榜样就会起反作用。

1540年秋，张居正高中乡试回到老家。朱宪熿已继承辽王爵位，闻听张居正衣锦还乡，猛地旧恨翻腾，心里如猫抓一样难受。他绝不允许张居正如此风光，必须给他点颜色。

经过长时间考虑，他定下曲线复仇之计，请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吃饭。

张镇在辽王府当差多年，从未受过这样的优待，又因为张居正刚中举人，所以心情大大的好，根本不必朱宪熿劝酒，他已先把自己灌醉了七成。剩下三成，朱宪熿软硬兼施，圆满完成。张镇被人抬回家，第二天凌晨，一命呜呼。

此事要是放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，张家打官司必赢，因为朱宪熿属于间接杀人。但这是明朝，朱宪熿是王爷，张居正不过是个举人，法律永远偏爱龙子龙孙。

要是放在一百多年前，张家人大概也不会忍气吞声。因为一百多年前，张居正的先祖张关保是和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。明帝国建立后，张关保因功勋而被封为千户长，按明制，张家已入了军籍。但张家似乎只星光灿烂了几十年，到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时，家道一落千丈，祖父张镇只好到并不阔气的辽王府当护卫，这是个低贱的工作，没有人瞧得起。张居正的父亲张